

安倍首相，自民党总裁第三个任期： 能否阻止“两张脸”的乖离

待鸟聪史（京都大学教授）

要点

- 内政和外交“两张脸”越来越不同
- 第二任期以后的政权失去一体性
- 要出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

安倍晋三首相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击败石破茂前干事长第三次当选。在日本的政治史中，包括无投票和延长任期在内三次当选总裁的只有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 4 人，他们都是构筑一个时代的首相。

如果顺利的话，安倍首相的任期将持续到 2021 年 9 月将近 9 年的时间，连续在任时间和包括第一期政权在内的总在任时间均创日本宪政史新高。

安倍执政如此长时间，但在“安倍政权时代”或者“安倍时代”，日本社会究竟实现了怎样的改变依然不明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估计最大的理由是和稳定的外交相反，在内政上失去了当初比较明确的政策主轴。安倍政权的内政和外交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脸”，彼此的不同越来越明显。（参照图）。

内政方面，在 12 年末第 2 次政权成立之时，经济政策十分明确即通过“安倍经济学”实现复苏经济。就算对其内容和方向性有批评意见，但大胆实施了财政刺激和金融放宽，在实施作为增长战略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的过程之前，对很多投票权的人来说，十分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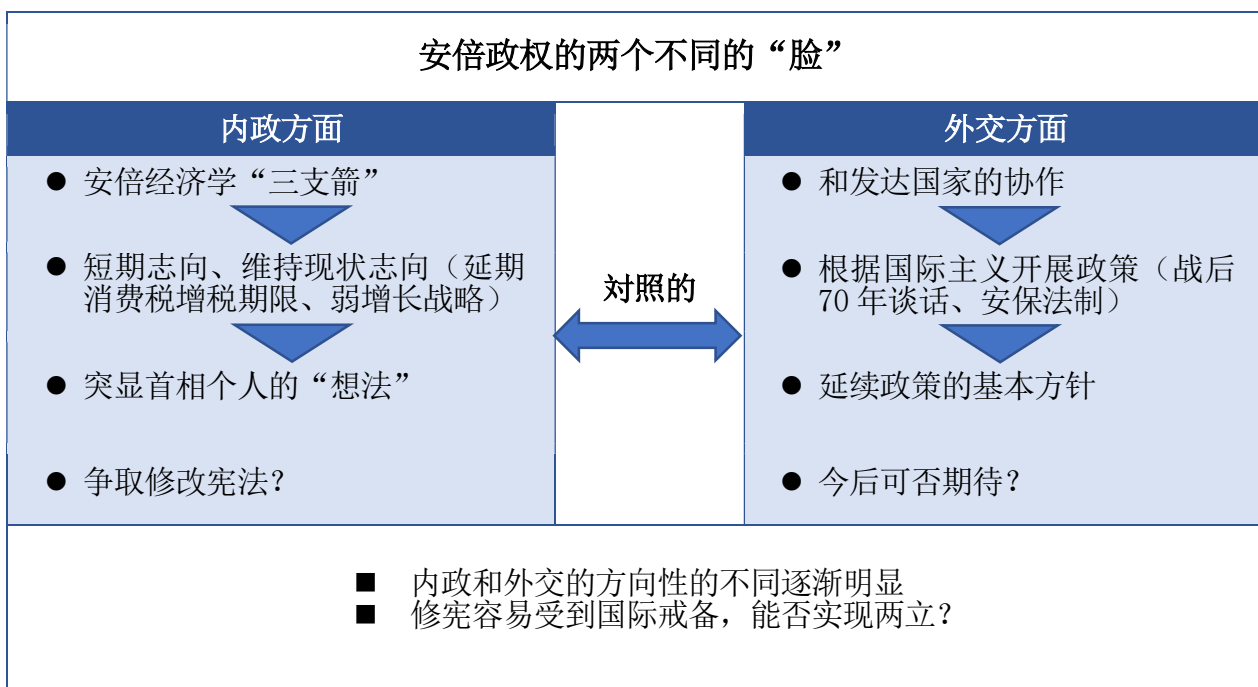
可是，政权在“第三支箭”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上开始缩头缩脑，反复在短周期内实施解散议院进行大选，转向眼前维持强权政府的方针。据悉，果断制定安全保障法等外交方面的政策，就是为了获得取得大选胜利的政治资本。



待鸟聪史（京都大学教授）

但是，一连串的动作都只是为了瞻顾眼前的利益，不能否定就如何打造今后的日本社会和经济蓝图变得模糊不清。

这一点也和今后三年安倍政权的走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总裁选举中，安倍首相主张第三期执政期间最大的课题就是进行修宪将自卫队的存在明文于宪法之中。按照这个字面理解的说法，他可能是在想通过在总裁选举中获胜来加强凝聚力，进行修宪。也就意味着在外交和安保政策上，重复15年以来持续的框架。

但是，这究竟和有投票权国民的期待一致吗？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没有必要像首相想象日程那样急于宪宪的意见占多数。虽然希望修宪人的意见绝不少，但和经济和社会保障等内政问题相比，优先顺序并不高。

此外，诸如美国特朗普总统加强保护主义，一些发达国家变得内向的时代，如果日本想强调重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话，就有必要做出与此相匹配的内政改革争取实现开明的重视多元性的社会。从近来一部分执政党议员的发言和高层的对应来看，是否有这种见识存有疑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今官邸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首相的意见和舆论的动向出现乖离之际，有必要以官当长官为核心，在政权内进行协调。众所周知，安倍首相具有保守的政治信念，对修宪具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实际上实施的并非是政权重视的最优先事项，而是经济政策，这也多亏政权内部进行适当协调的结果。

也就是说，所谓“安倍 1 强”并非首相主导，而是官邸的主导，政权具有一体性。在 17 年上半年以前，政权维持较高支持率并非对首相个人的政治姿态产生了共鸣，而是对整个“政权”给予支持的可能性很大。

但这种政权内部的一体性在第二个任期的后半程开始失去，可以看出政策的优先顺序没能再做出适当地调整。

因此，政权能否恢复第二任期前半程以前的一体性，作为一个整体政权进行协调政策的优先顺序，是第三任期能取得多大成果的关键。首相的个人想法如果单出头，不能对重视国内改革的政策顺序进行协调的话，恐怕这三年或许面临日本社会和经济“失去的三年”。



与此并列的是今后三年“后安倍”的准备动向也将活跃起来。对自民党内部失去了路线的对立和争论，所以没有培养出肩负下一代的领导人，这样的评价不占少数。但是，自民党在安倍政权下持续获胜，能在党内出现反对者，加强对抗现政权的路线才是不可思议。在安倍政权明确接近尾声的现在，就是为换代做准备的开始。

焦点将是在面对国际保护主义的大潮和国内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如何维持具有活力的社会上。

最近，从积极制定接受外国人“单纯劳动者”的方针等，可以看出政权具有转换政策的征兆。但是，这并非是政权在正面进行引领议论采取决议的形式下进行的。因此，这些讨论没能给很多有投票权的人留下很深印象而告终。今后是否还是延续这种推进方式呢？

也可能如小泉首相那样高举结构改革的大旗这种想法的人出现。相反，也或许能出现争取尽可能维持现状，在缓慢的衰退中争取成熟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重要的是那些有意争取后安倍的政治家需要明确各自的立场，通过讨论向有投票权的国民进行呼吁。

在此处也不能忘掉在野党的存在。如今，一边维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一边积极的推进再分配政策的“中道左派”在整个世界来看，都处于不能提示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的困境当中。加之，日本的场合，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关系并不良好，所以中道左派的存在意义进一步在削弱。

但是，如森友和加计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所示，长期政权产生了排他性的既得利益这种怀疑也在有投票权的国民之间扩散。如果不让这种风气成为像有些国家大众迎合主义的出现，在野党推出可以担任政权的政策进行挑战将不可或缺。



20 年的东京奥运会之后极有可能产生景气下滑，25 年团块一代人的年龄不如 75 岁以上，社会保障费极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在此之前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

恐怕无法实现所有有投票权的国民都支持的政策。长期政权的最大的存在价值就是全面利用有

投票权国民的信任，不畏困难解决需要解决的课题。如果失去这个价值，3年后就不是安倍政权结束那样简单，而是日本政治深刻危机的到来。

[Discuss Japan 翻译。2018年9月27日刊载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经作者许可进行翻译转载。]

待鸟聪史

京都大学教授

71年出生。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同大博士（法学）。专业是比较政治学。
